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鋒劍春秋 第二十五回 明出葬孫臧定計 暗劫喪王翦被擒

卻說孫臧，吩咐孫燕進城，預備送殯。各事已畢，躬身拱手，對毛遂、蒯文通道：「借重師徒二位，到了十月初三，出殯之時，給我打著引魂幡，這是你師徒的執掌。」毛遂道：「好三哥呀，我救活了你，你倒來作賤我。」孫臧道：「怎敢作賤賢弟。」毛遂道：「你還說不作賤麼？你家出殯，倒教我師徒兩個替你家打幡，這不叫作賤，叫做怎樣？」孫臧笑道：「賢弟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你知燕人詐死埋名，都是為何？」毛遂道：「我豈不知，你怕王翦的攢天箭又打你，故此詐死埋名。」孫臧笑道：「你哪裡知道，定的是哭喪計。」毛遂道：「何為哭喪計？」孫臧道：「到了十月初三，我這裡送葬埋殯，秦營知曉，一定要遣將劫喪。你師徒打著幡，引他到即墨嶺下，顯你的神通。將幡招展，風砂大作，驚亂了秦營兵馬。我就撥動萬韌車，殺他個片甲不留。你師徒起在空中，再祭風石亂打秦營，然後驅兵掩殺，他首尾不能相顧，兩下受敵。名為哭喪計，這打幡的功勞，全仗你師徒的妙用，又何說我作賤你？」毛遂道：「原來有這等妙計，我哪裡知道？說不得，我替你家打幡了。」孫臧又令展凱：「帶領土工，即到即墨嶺上，有了塊臥牛吉地，中間開一個主穴，安葬老太爺的。再開兩個金井，是大老爺二老爺的。再至即墨嶺下，將三百輛萬韌車，按五行金木水火土分開排列，每輛車上，貼一道靈符，著一名軍士把守，聽炮聲為號，把符揭去，那各軍士急速走開，自有妙用，臨期勿誤。」又令吳能：「你帶子母炮手，幫助展凱行事，到即墨嶺下，那萬韌車上，各自一位子母炮，當展凱揭去靈符，你即放炮施行，不得有誤。」三軍領計去了，又吩咐將趙皇姑請至聽令。秀英上帳，叩見已畢。孫臧開言道：「我燕人定下一個哭喪計，要擒王翦。到十月初三日出殯，你可提刀上馬，保護燕丹貴人老少，但聽炮聲為號，賢姪媳即便殺回，趕殺秦兵，不可違誤。」廉秀英得令，回他的本營準備不提。孫臧又令全山大將：「領一千人馬，在營左右埋伏，聽炮為號，風石亂打之時，拼刀殺進秦營，不得有誤。」六將領計去了，孫臧又令傳點三千鐵騎軍，穿白掛素，護送燕國送殯文臣，其餘兵將守大隊，不許亂動。差遣已畢，口中唸唸有詞。只見焦面鬼王來至座前，拱手口稱：「真人有何法旨？」孫臧道：「無事不敢請尊神，今即墨嶺下，有萬韌車三百輛，借重尊神調陰兵三百，驅車輛趕殺秦兵，違者按天書聽貶。」焦面鬼王遵令去訖。調度已畢，即專等至期行事，按下不說。

單表秦營的細作，探聽明白，至秦帳細細啟奏。始皇聞報，對文武說：「如今孫門出殯，此事如何？」子陵奏道：「吾主萬千之喜，吾料孫門出殯，他一家五口棺木，一定昭王相送，舉家良賤相隨，待為臣算定計謀，領了人馬，前去劫喪，捉拿燕國君主。定取燕邦，就在此舉。」始皇大喜，當下有藍旗啟奏：「殿西侯等旨。」始皇傳旨宣進，王翦拜舞已畢，始皇道：「先行官病體如何？」王翦叩頭道：「為臣只因義子王賁被廉秀英所害，不勝痛苦，偶染小疾。托吾主洪福，今已痊癒，特來請旨出兵，要拿廉秀英報仇。」始皇道：「先行官不必性急，方才在此議定，十月初三日孫臧出殯，在即墨嶺安葬。金國師定下計策，要去劫喪，不知先行官意下如何？」王翦聞言心喜，口尊一聲：「吾主，微臣正有此心，全仗國師妙計良策，此番必要成功。」傍邊閃出了甘羅諫道：「啟奏吾主，劫喪之計，不可取。」始皇道：「愛卿有何高見？」甘羅奏道：「臣想孫臧出殯，滿朝文武送喪，定有百萬雄兵，相接而去。於今劫喪，勝負不知。況乘凶劫喪，非聖上所行之事，吾主要三思。」始皇聞言，沉默不語。子陵道：「丞相雄論，真為迂闊。豈不聞行兵詭計，趁今燕國君臣出城送殯，只用埋伏人馬，可以一鼓而擒，強似今日攻城，明日交戰，虛靡錢糧，枉守時日。此乃天意注定，望主公參詳。」始皇道：「國師所說不差。」即忙傳旨：「大小三軍任憑調遣。後日孤不惜分茅裂土，以賞厥功。」子陵謝恩已畢，出離寶帳，回至本營，吩咐傳集將。只見大小三軍，魚貫而入，上前打參。子陵道：「眾位將軍，今日燕邦君臣送殯，全仗你等協力同心，捉拿燕王。平定易州，在此一舉。」遂取令箭一支：「令元帥領兵三千，在即墨嶺西山口埋伏，聽炮響為號，引兵殺出，擒拿燕國君臣，算你頭功。趙高領兵三千，在即墨嶺南山口埋伏，聽炮響為號，引兵殺出，扶持章邯，殺散護送軍士，共擒燕邦君臣，不得有誤。魏豹帶兵三千，在即墨嶺東山口埋伏，聽炮響為號，引兵殺出，擒拿孫門一家眷屬，不許放走一個。令李實領本部人馬三千，在即墨嶺北山口埋伏，聽炮響為號，引兵殺出，幫扶捉拿孫門老小，不得違誤。」又令王翦領人馬五千，前去劫喪，追至即墨嶺下，放炮為號，左右救護。其餘的將佐，俱各守營保駕。子陵遣將已畢，進大帳復旨。眾將遵命行事，等候十月初三日成功，這且不言。

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不覺是十月初二晚上了。孫臧吩咐孫燕道：「你且把空棺一口來。」孫燕令人取了空棺一口，送上青紗大帳，孫臧揭開，取頂大炮一個，安放在內，將蓋蓋上，用釘釘好。就提起筆來，在棺頭上大書：南郡王亞父孫臧之柩。寫畢，對孫燕道：「你明日護送靈柩，遇秦將劫喪之時，將我這口棺木留下，其餘的催柩上山，安葬殯殮已畢，你即保定君臣，並燕丹祖母進城，這是你路上二件犬事。一應殺戰，俱不用你，體今作速進城，明日午時之間，催柩出城，勿誤大事。」孫燕領令，催馬入城不表。

一宿晚景。次日五更，諸事齊備，送殯出城。排設得十分齊整，富麗非常。但見旗幡耀目，鼓樂喧天。童男童女，排班列隊道士引道，燕昭王率臣執紼，老公主領二媳大哭。毛遂執幡先引，孫燕護柩在後相催。安排玄妙哭喪計，孫臧暗暗跟隨。

不言孫府送殯，且說王翦探得明白，率領五千人馬，追趕下來。厲聲大喝道：「還往那裡去，快些留下棺木，萬事皆休，若有半個不字，教你個個都死。」小校飛報後隊，說：「有秦賊王翦領兵劫喪，追趕而來，相離不遠，請令定奪。」

燕昭王聞言，嚇得面目失色。口稱：「亞父，今遇王翦劫喪，這事怎處？」孫臧道：「龍意萬安。」即吩咐三軍：「保著喪車，只顧走路，不要理他。」大小三軍領令，個個懷著鬼胎，保著喪車往前走。王翦領兵追趕，離有兩箭之地，服見喪車在前，殯柩不遠，越趕越走，不趕不走。誰知這是孫臧用遁甲法阻住了。王翦見燕國人馬到了即墨嶺下，趕上喪車。只見燕國人馬，一哄上山，就丟下一口棺木。王翦抬頭一看，見棺頭寫著孫臧之柩，心中大喜道：「好好的把這別夫屍首撩了，他們雖然上山去，只用大隊人馬，把這座山重重圍住，任他插翅也難飛。」遂吩咐將號炮放起。只聽得一聲響亮，驚天動地。

但見那東山口魏豹，西山口章邯，南山口趙高，北山口李實，一齊引兵殺出四面山口，秦兵吶喊，振天動地，把即墨嶺圍住。嚇得昭王無措，孫臧從容道：「吾主放心，自有入馬解圍。」回頭吩咐孫燕道：「吉時已到，且料理安葬。」孫燕領令，即稟過眾人，率領一家老少，設計已畢，按棺不表。

且說王翦四將困住了山，心中大喜。吩咐家將取斧過來，把這口棺材劈開，仿照楚伍員故事，把這別夫的屍首，打他三百，方雪此恨。家將領命，忙取斧在手，望著棺木頭，咔嚓一聲，將棺劈開，露出屍首。王翦舉目一看，果然是別夫的形容，不覺心頭火起，提起鞭來打罵道：「你這別夫，三卷天書，六甲靈文，也落得這種結果。你在天台修真養性，倒也罷了。又要下山來報什麼仇恨？仗著杏黃旗，三卷天書，打我一拐，擺下火攻陣，燒的秦兵望風而逃。如今何在？難道怕你不成？」愈說愈怒，把鞭舉起，照著孫臧天靈蓋一鞭打下。只打得火星亂飛，把虎口都震麻了。王翦大驚：「好利害的別夫，死了還是這等結實，倒是鋼胎鐵骨一般。」遂又提槍刺去，只聽嘩的一聲，把槍都刺崩了。心中大怒道：「怎麼如此結果，倒奈何他不得。」只得吩咐軍士：「給我抬去罷了。」軍士領令上前去抬，只見四個軍士一齊動手，誰知用盡力氣，莫能移動。只得吩咐加上八個人，也是如此。再加上十六名粗壯軍士，亦如蜻蜓搖鐵柱一般。王翦心上焦躁，好結實沉重的別夫，傳令拿乾柴上來，把這別夫燒了。這話，把禍就惹出來了，這棺材裡頭的原是一個百子信炮，孫臧用壓法壓住，王翦那裡看得出來。叫聲開燒，那些軍士取了乾柴，四面圍住，用火引著，那口棺材登時就燒著，一聲響亮，嚇得軍人亂跑。孫臧聽得炮響，忙吩咐三軍齊殺出來。秦兵站立不住，往後就退。只聽得東西南北四方眾兵圍將上來，許多牛頭馬面推動韌車，車上四面都是槍刀。眾將將符化了，頓時萬韌車如風捲，望秦兵殺來。

王翦大驚道：「不好了，如此利害，今番決死而無疑了。」章邯道：「就死也不明白，又沒有對敵的，卻死在兵車下。」正言

說著，那萬輛車，快走如飛，往來奔馳，橫衝直闖，殺得秦兵棄甲拋盔，屍骸遍地，血流成溝。毛遂師徒，又縱金光起在空中，來至秦營頂上，隱在雲端，用手中幡往下連展三展，喝一聲疾，頃刻間天昏地暗，飛石走砂。那全山六將，見風砂起處，大炮喧天，一齊動手，殺入秦營，衝得寨柵東歪西倒。六將手執兵器，又如一群猛虎，逢著就死，撞著就亡，殺得秦兵四散逃生。始皇、子陵、甘羅、英布、彭越急傳將令，一齊拔寨，保著始皇落荒而走。全山眾將在後追趕。這卻不言。

卻說孫臏在即墨嶺上，安葬了父兄畢，遂令孫燕、展凱、展力、吳能率領三千人馬，保護昭王君臣、燕丹公主、二位嫂嫂舉家眷進城。孫臏等領了將士保送家眷去了。孫臏在即墨嶺上，看見秦兵死得可憐，不上四五十騎了。細想：「秦兵萬餘，被我一陣兵車，殺盡誅絕，只剩數十騎殘兵，眼見得王翦等命在頃刻罷了。」就將杏黃旗摘將下來，西北上一指，喝聲開，萬輛車忽然兩下一分，開出一條大路。王翦、章邯、趙高、魏豹、李實五將，正在陣中等死，見車飛開一條大路，捨命往外逃生。孫臏收了神術，焦面鬼王領陰兵歸位，這萬輛車不動了。廉秀英見秦兵聞出陣，勒馬提刀，領著本部人馬三百，隨後趕來。高聲大喝：「秦賊，你往那裡走。」秦將見燕兵追來，心中大驚。章邯道：「罷了，強如狼虎死在兵車陣裡，待我等他到來，和他拼個死，也死得明白。」說話之間，來將相離不遠了。趙高道：「這不是個女將嗎？」王翦舉目一看，大怒道：「一定是廉秀英賤婢，他殺我的義子，正要拿他與我兒報仇。」說話未完，小姐催馬上前，大喝：「殺不盡的秦賊，還敢逃生，快下馬受縛。」王翦勒馬提槍，大罵道：「你這賤婢，莫非殺我子的？」小姐大怒：「秦賊，怎敢罵我，你莫非就是王翦？你在界牌關殺我哥哥，若饒你情理難容。」說罷，催馬掄刀就砍。王翦提槍相迎，戰有二十餘合。小姐心中暗想道：「我同這賊殺到何時盡了，不如先下手為強。」想定主意，拖刀往下敗走。王翦不知是計，隨後追來。小姐在懷中取出九股紅錦套，拋在空中，大喝：「秦賊休趕，看我的寶貝取你。」王翦聞言，抬頭一看，只見九股套索，如撒網一般，落將下來。說聲「不好了。」回馬就走也不及了，卻被套索罩住。秀英小姐輕舒粉臂，活擒過馬來。章邯、趙高、李實見小姐捉了王翦，嚇得魂飛千里，那裡還敢上前去救，慌忙逃生了。小姐也不追趕，掌得勝鼓回營不表。

且說那海潮聖人，坐在蒲團上，忽然心血來潮，掐指一算，就知道來意，心中大怒。吩咐金蓮子：「我有七件寶貝交給你，你可下山，前往秦營，扶救你師兄，須要見機而行，不可有誤。」金蓮子忙叩頭接了法寶，連忙收拾，辭別師父，駕雲而起，望秦營而來。催雲正走，遠遠望見半空中一朵毫光，有兩個道人，也駕在空中立住，手中拿著那幡晃來晃去。忙撥開雲霧，往下一看，只見風砂滾滾，許多燕兵趕殺秦兵。金蓮子心中大怒，忙在懷中取出三件法寶，往上一拋，大喝：「兩個妖道，還在此弄什麼妖法，看我法寶來了。」毛遂、文通師徒二人，正在雲端弄法，飛砂走石，打得秦兵大敗，心中歡喜。忽然空中萬道金光，落將下來，將毛遂師徒二人縛住。金蓮子忙念咒語，往下一指，頓時風砂立定。

且說始皇，慌忙急走，走了多少的路，見得風砂住了，忙傳令下寨。招集殘兵，只剩二十餘騎，心中大怒道：「孤家二三萬人馬，殺得一陣，如此大敗，果然劫得如此好喪。罷了，不如收拾人馬，轉回國中，各分疆土，待時而取罷。」金子陵叩頭奏道：「龍意萬安，勝敗兵家常事，何容掛心。我想燕邦危在旦夕，不免轉回國中，再點人馬回來，與他戰個高下。」不表。